

邓星盈 著

驚天動地集

四川人民出版社

邓星盈 著

集地動天驚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7·成都

(川) 新登字 001 号

责任编辑：陈小梅

封面设计：文小牛

技术设计：何 华

责任校对：伍登富

惊天动地集

邓星盈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成都盐道街 3 号）

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新凤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mm 1/32 印张 11.5 插页 5 字数 230 千

1997 年 6 月第 1 版 199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220-03670-1 A·540 印数：1—2000

定价：23.00 元

从刘邦“不好儒”谈起·····	(99)
“看风水”之风必刹·····	(102)
读韩愈《杂说四》感言三题·····	(107)
一 说“策以其道”·····	(107)
二 说“食尽其材”·····	(109)
三 说“鸣通其意”·····	(110)
也说“坐天下”·····	(113)
说“心力”·····	(116)
尾巴·癞巴及其他·····	(119)
想起了“儿童的花园”·····	(121)
关心前程·····	(123)
眼光·胸怀及其他·····	(125)
成才的动力和目标·····	(127)
“一点意见”见高风·····	(129)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辩·····	(132)
人生难得老更忙·····	(134)
说“文偷”·····	(136)
“钉子树”之类·····	(138)
种子·土地·花·····	(140)
闲话“不平则鸣”·····	(143)
春风得意入千家·····	(145)
“荐”说·····	(148)
从“足秤”说开去·····	(151)
学雷锋与“冒傻气”·····	(153)

目 录

“要吹大家吹”——自序	(1)
“杂文”的杂文	(6)
杂文·个性·色彩	(20)
安泰的启示	(23)
从“吃螃蟹”想到的	(26)
也谈“割发代首”	(29)
漫谈“闻过”	(32)
乔太守治“官癖”感赋	(34)
梨·苹果及其他	(36)
尚俭三题	(38)
一 俭以养德	(38)

二 “俭”字不能丢	(39)
三 说“俭”与行“俭”	(41)
说“骂”	(44)
善事·小事及其他	(46)
“特殊材料”赞	(48)
请你叫“同志”	(50)
“两种罪行”	(53)
从林则徐出差谈起	(54)
良好的开端	(56)
“做剜烂苹果的工作”	(58)
迷信与枷锁	(61)
“狗年”漫笔	(63)
“投其所好”面面观	(65)
冗吏必省	(68)
说“足迹”	(72)
登望峰亭有感	(75)
砖，没有臭味？	(77)
不吃请与讲公道	(79)
说 贪	(81)
从《一得书》到《一得篇》的联想	(88)
历史上不止三个《劝学篇》	(90)
说“耻”	(92)
读杨士奇遗嘱感言	(94)
不畏劳苦 奋力攀登	(96)

从刘邦“不好儒”谈起·····	(99)
“看风水”之风必刹·····	(102)
读韩愈《杂说四》感言三题·····	(107)
一 说“策以其道”·····	(107)
二 说“食尽其材”·····	(109)
三 说“鸣通其意”·····	(110)
也说“坐天下”·····	(113)
说“心力”·····	(116)
尾巴·癩巴及其他·····	(119)
想起了“儿童的花园”·····	(121)
关心前程·····	(123)
眼光·胸怀及其他·····	(125)
成才的动力和目标·····	(127)
“一点意见”见高风·····	(129)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辩·····	(132)
人生难得老更忙·····	(134)
说“文偷”·····	(136)
“钉子树”之类·····	(138)
种子·土地·花·····	(140)
闲话“不平则鸣”·····	(143)
春风得意入千家·····	(145)
“荐”说·····	(148)
从“足秤”说开去·····	(151)
学雷锋与“冒傻气”·····	(153)

话说“夫荣妻贵”	(155)
说“影响”	(157)
步鑫生的“关系学”	(160)
话说“家有贤妻”	(163)
无独有偶	(165)
党费上的文章	(167)
“不倒翁”不倒管窥	(169)
也谈状元	(172)
助人为乐好	(174)
“枸”字的读音为何?	(176)
“感情用事”新解	(181)
“大煞风景”之类	(183)
您会“拐弯”吗?	(185)
闲话“打小报告”	(187)
清·慎·勤	(189)
门前的那条路	(192)
贺友人瘦	(194)
天性·宿习·智商	(199)
人材与母马	(201)
“儿童肉松”	(203)
话说午睡官司	(205)
“同志”伊始及其他	(211)
权将“检讨”作试笔	(213)
“检讨”的变迁	(215)

谈“谈何容易”	(217)
由召公一席话说开去	(221)
“查不下去”论	(224)
想起了方孝孺的《仕戒》	(226)
我爱王熙凤	(229)
“敞开生，敞开罚”论	(233)
说“素质”	(236)
形式主义这宝贝儿	(239)
“八发”说	(243)
“公费”不值钱论	(246)
“人心不古”论	(249)
这个与那个——编余断想	(253)
0. 引子	(253)
1. “博”与“约”	(253)
2. “眼高”与“手低”	(257)
3. 无情与有情	(260)
4. “一字之师”与“不刊之书”	(266)
5. 似是而非与似非而是	(272)
6. 千金一字得与失	(281)
7. “言而当”与“默而当”	(287)
8. 编辑的嗜好与作者的作品	(297)
书林折枝	(303)
谄谀者众生相（四则）	(304)

精神贿赂种种	(309)
“美言”的异化	(309)
以诗为佞	(312)
为官清·慎·勤	(314)
魏征死后	(317)
卖官鬻爵 (四则)	(320)
刘毅笔下的“中正”形象	(327)
腹诽心谤 (三则)	(328)
君子与小人 (四则)	(332)
重读奇诗《蜀道奇》	(339)
放言《放言录》	(354)
后 记	(358)

“要吹大家吹”

——自序

《惊天动地集》交付出版社出版之前，本作家曾为一件关键之事踌躇有日。所谓关键之事，乃是到底请否名人作序也。权衡再三，最后断然决定：不请啦！还是由我阁下亲自动手为好。理由是：万一入选名人的名气还不如星盈先生大，名人效应化为乌有，岂不是一笔稿费白给啦！此其一。其二，万一入选名人不识时务，为表现其才识过人，不是一个劲地吹敝大著这好那好，而是死心眼吹毛求疵，说这篇浅薄，那篇糟糕，岂不是引狼入室？其三，本已向出版社夸下海口，敝大作篇篇精粹，犹如千娇百媚之小姐，定会人见人爱。倘入选名人老眼昏花，且心理变态，硬说敝大著这篇得过天花，留下麻点，那篇生有脚气，虽不致命，但却讨嫌！如此这般，敝大著岂不花容失色，月貌千疮？其四，原以为



只要读者先生一看序文就会爱不释手，票子猛掏，不啻出版社大赚一笔，我阁下仅印数稿酬也许能买上别墅一座。如若序文写得那个，读者上帝一看，不仅不票子猛掏，反而要我阁下猛掏票子以补偿其时间浪费，且证据确凿，鲁迅先生不有言乎：“无端的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是无异于谋财害命的。”到那时，官司打到中南海也说不清，名虽大震（副效应），但还得卖掉房子（告诉读者一个好消息：在“房改”中我阁下已借钱买了房子啦！）去付诉讼费、损失费之类，实在得不偿失！那真是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划不着！划不着！为保万无一失，于是我老人家决计不怕牺牲，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啦！

于是先解题。

“要吹大家吹”者，这是吾一好友在“文革”中的豪言壮语也。当年誉满全川，而今想来，也还难掩其真理的光辉。朋友尚健在，且子女茂盛，谨此声明，以免侵权吃官司之虞。

《惊天动地集》者，星盈先生近十年来（具体点说，是从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杂文大作之精华本也。说是“惊天动地”，并非是说敝大作有惊天地泣鬼神之情，有石破天惊、地动山摇之语（这正是星盈先生之所以为星盈先生而出色表现自知之明的地方），而是说惊动了皇天后土，亦即我衣食读者、我母亲人民也。为什么惊动了他们（她）们（也许是我阁下自作多情）？自觉是集者，其间有许多篇章传达了他们的呼声，鞭挞了伪善和丑恶，虽然有关对

象无动于衷，但读者大众却往往血热中肠，确确实实令我中外难觅的多情种子热泪盈眶了好一阵子，十二万分乐意将是集奉献给他（她）们。

本大著原拟讨个吉祥，遴选 888 篇。后来，我阁下借用缴获的我那攻读中学的千金小姐所使用过的处理电子计算器一算，乖乖，仅以每篇 0.1 万字计，即近 100 万字矣！新版雄文四卷，连注带“校订表”，满打满算，才 107.2 万字，鄙人那来如此虎胆？庶几吓死我也！只好作罢。三个 8 太多，两个 8 好啦，先少“发”一下也关系不大。不过，88 篇，毕竟太少了些，连序带跋，才 10 万言带零，即使条 32 开本，也还嫌薄，薄薄一册立放在书店的架上，别的不说，单是书脊上我阁下那大名，读者先生如视力健康者尚能看个模糊，但能进入书店者往往近视眼为多，根本看不清星盈先生的“星”是文曲星的星，星盈先生的“盈”是盈了一大笔钱的“盈”，岂不枉了在下一世英名？划不着！划不着！更划不着者，是占用了出版社一个伟大的书号，不用白不用，用就用个够！于是，在保证“发”的前提下，尽量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并非拣在篮子都是菜，而是专拣篇幅大的玩艺往篮子里装，管它王大娘的裹脚布不裹脚布！经过一番长胜短汰的激烈竞争，敝大著已是大大膨胀，接近翻番矣！20 万言，与 20 世纪不谋而合，好不吉祥哉！

还须交代者，本集所收大作，凡是曾入围某某集者概不选入，以免读者先生重复掏钱买重复的货色。不过，说是“概不选入”也只是虚晃一枪而已！有些大作，曾为我阁下



捞取名利立过汗马功劳，实在不忍心过河拆桥，将其遗留在大河彼岸，故个别重复在所难免。此种感情胜于理智处，想必我的“上帝”自会宽大为怀，宥我旧情难忘。

另须说明者，当年每发表一篇大作，对有关报刊编辑千感万谢不已，以为他们功德无量，斧正得再正确不过了。现在看来，鄙人那时实在幼稚得可以！我何人哉？吾文如万斛泉源，滚滚而出；如大江大河，汪洋恣肆，好不壮观！彼何人斯？一介作嫁匠才，竟敢太岁头上动土，将敝大作砍得遍体鳞伤，惨不忍睹，甚至腰斩几截，一截用擦屁股，一截丢入废纸篓，一截送去排字间，真是岂有此理！悲痛呀，男儿有泪不轻弹，惟将一把辛酸泪往肚里咽。这次结集，倘若手稿俱在，定原文刊布，以还大作之本来面目。但惜乎片纸无存，只好一任其旧，真是中国文坛和读书界的莫大悲哀！不过，会怪的怪自家，也怪我阁下当初投稿看错了对象，明明是“万言书”，本该送中央人民政府的，说不定还提拔有望；怎奈一时头脑冬烘，却寄到了发表“千字文”的处所，弄得名位俱损，倒霉活该！

牢骚太盛防肠断，不发啦！息怒无方，权且向宗教讨救。《路加福音》的作者圣路加同志在公元70年前说过：“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这里，仅借用“上帝”这个符号，以指代我亲爱的读者先生，不图荣耀，但求平安。倘出此一书，不给我阁下招惹麻烦而带来“平安”，那我阁下将以“上帝”喜悦的人而自我陶醉不已。但愿心想事成。阿门！

正在“阿门”，冷不防我那千金小姐在旁却幽老爸一默：“爸！你早这样‘吹’，恐我小姐也不至如此苦读矣！”我当即正色曰：“你老爸不是‘吹’，充其量是某些言辞的夸大，你懂吗？是‘夸大’！‘夸大是正直人的谎言。’这是我的老朋友法国作家约瑟夫·德·曼斯特尔先生（1753—1823）说的，他久不在人世了，但其言却永垂不朽！”在我唠叨的时候，掌上明珠已不知何往矣。真是的，现在的年轻人啦！

要吹吹彻底，谨此预告：星盈先生下几部杂文大著《叱咤风云集》、《如雷贯耳集》、《皆大欢喜集》等，将在20世纪结束之前陆续隆重推出，请读者先生引颈待诸！并借此机会昭示天下：而今而后，凡他人著作与上述诸书名雷同者，都属侵权行为，我阁下保留其与之对簿公堂的权利。

是为序。

1993年春节于不读书斋

“杂文”的杂文

0. 小 引

老夫年逾半百，几十年作嫁，几十年舞文，唯对两件事入迷：一是对瞿秋白、鲁迅等先生称之为“杂感”的文体，亦即杂文；一是看足球赛，无论国足输赢，都是铁杆拥趸。对于足球，只能老看，因“亲自”踢球，既无场地，又无精力；对于杂文，也不能老写，还常思考——这大概是为了证实自己的“存在”吧，笛卡尔先生不有言乎？“我思故我在。”抑或为了证实自己的“伟大”，非同一般动物——巴斯噶先生不亦有言乎？“人的伟大是因为人有思想。”思考啥？自然不是思考世界格局或我阁下的哪位好友（布什先生？克

林顿先生?)当美国总统,而是思考“杂文”——到底何为“杂文”?以及与“杂文”有千丝万缕联系者。下面,就是日积月累的一些断想或曰思考的摘抄(排列不分先后)。

1.

文有“文味”,诗有“诗味”(曾记否:毛泽东他老人家对其在马背上哼成的几首诗不是自评为“诗味不多”乎),时下是人人争道“杂文味”。但何为杂文味,恐怕鲁迅先生回生也会一时语塞。可以说,什么东西都有“味”,只是有的难以嗅出或尝出,要加以分辨,不得不借助现代科学手段;有的连科学也无所作为,只能意会,不能言传。有道是“无色无味”,其实恐怕是有色有味,谓予不信,不妨请读者诸君体会体会!杂文的“味”究竟是什么?辛辣麻耶?酸苦甜耶?能否定个性?既定性矣,又能否定个量?即各种微量成分各有几许?但愿这些不至成为杂文界的哥德巴赫猜想……

2.

面对难题“杂文味”,一时难倒杂坛(非杂技界也)各路英豪,说不出个子丑寅卯,倒不如凭感觉和经验来得便当。在这里,“经验”是重要的。如此说吧,可否把杂文家(要吹大家吹)比作“勾兑师”?同样的“基础酒”,同样的